

編者 北平宣內城德勝門一七一號  
行 文藝戰線週刊社  
電話南河三十八百八十六號

# 文藝戰線

價 每份洋四分全年二元零八分  
目 全年共五十二期  
表 國外加一郵票代價九五折計

第一卷 第二十四期

（星期一出版）本國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五日出版

## 日本承認偽國後中央應如何處理？

下台討伐

喃喃

據這幾日消息：日本絕對要不顧國聯及九國公約，對東北偽國予以承認。並將東北劃爲四省，熱河在內，定於九月攻擊熱河。這亡東北的計劃，日漸暴露。中央對日本承認偽國應持如何態度？據本月三十日各報載：二十九日中委談委會已擬對日方針。日本如果承認偽國，中央即下令討伐。我認爲日本對東北絕對要滅亡，以亡朝鮮的手段亡東北。近而對華北亦要次第蠶食，終至於亡中國而後已。我們中國要保存民族獨立，必需同日本宣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纔能夠在世界生存立住。

所以希望汪院長應當早決定對日方針。整理全國軍隊，籌備餉械。下令討伐偽國，並對日施以長期抵抗。庶幾我們中國或者能免於淪亡。不然，仍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遷延時日，苟安一時，乃不但我們的熱河守不住，吾恐華北也要被日本所蠶食淨盡。

所以假若日本承認偽國，中央應明令討伐偽國，而對日施以長期抵抗。全國民衆也應極速早爲準備。萬勿苟安於一時也。

## 義勇軍攻瀋再接再厲

小雪

據世界日報載：義勇軍於本月二十九日攻克瀋陽。但因仇日軍積極壓迫，義勇軍乃於三十日退守瀋陽四郊。飛機場起火，前敵日軍擄獲之

## 第二十三隊裏

時事 日本承認偽國後中央應如何處理  
 評 義勇軍攻瀋再接再厲  
 我也參加反普羅文學戰線  
 讀「電影」後的批評  
 革命者的痛楚（獨幕劇）  
 病 走  
 介紹「時」

小 袁之翼  
 石 黑之球  
 袁之翼  
 少 秋  
 基 峰  
 編 者

中國飛機一部分焚燬云。

現義勇軍在瀋陽四郊積極補充，並在各處調動集合各地義勇軍。並將義勇軍改裝成敵模樣混進瀋陽城，擬作第二次總攻瀋陽。現聞瀋陽城內漢奸家眷紛紛移居大連。瀋陽高糧，義勇軍宣言不准割刈，以備掩護。

我們觀察東北義勇軍之凶猛勇敢，實足表現中國人民之不屈。倘若東北將領決心要收復東北，則正式軍隊有三四十萬在華北，何難一舉而滅偽國也。奈華北軍事當局，竟毫不准備，對義勇軍，也不接濟餉械。坐視偽國之肥大健全。真不知作何打算？

我們盼望東北收復，盼望義勇軍再接再厲，終必克復瀋陽，推翻偽國。更盼望華北革命青年自動的加入東北義勇軍。華北民衆團體積極籌畫餉械，以接濟義勇軍，使其作長期之抵抗。我們民衆要自動的起來救中國，恢復東北失地，不要依靠那些軍人政客。

# 太平洋大戰的尖銳化

石原

據世界日報和北平晨報登載：上海二十九日下午十二時專電，聞蘇俄決於中東路徵新兵，增兵力，遠東風雲極度緊張。又電：蘇俄仍向國境增兵，大規模飛機場即將竣工。又南京二十九日下午七時五十分專電：因內田發表演說，致日美關係益惡化。美艦集中太平洋，日對之頗為焦慮，決派野村赴美疏解，聞野村已定下月中旬赴美。若野村此行不能收效，則日美衝突或難避免。

由這兩段新聞，我們可以觀察出，日美戰線已漸尖銳化，假若日本真承認偽國，更益觸美國對日之惡化。俄國因為維持北滿中東之利益，對日當然積極備戰，故益形尖銳化。

現在所未爆發者，實因英國態度不明。在大洋的海軍勢力，當推英國為第一。故英國的態度，實可左右太平洋之戰爭。假若英美聯合起來，則日本便陷入孤立，偶一作戰，必處於慘敗之地位。假若英日聯合起來，則美俄必須聯合起來，然後纔敢言戰。總之太平洋大戰已漸處尖銳化，應在太平洋而又海岸線最長的中國應當怎樣去準備呢。

## 我也參加反普羅文學戰線

袁芝真

我讀文藝戰線週刊第二十二期，張友梅先生反普羅文學一文，使我引起探討普羅文學是

否能成立？要研究這個問題，必先討論文學是否有階級性。我以為文學是和張友梅先生所說的係自然的流露，是表現人生的。但我確承認文學含有反抗性和贊美性，——或歌頌性兩種。但我確不承認文學有階級性，更不承認文學是專門為某一階級謀利益。今舉幾個例以證明普羅文學有反抗性和歌頌性。先舉反抗性的幾個例：如毛詩上北山篇。（節錄）：

「陟彼北山，乘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如車鄰篇。（節錄）

「聞關車之轟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如魚藻篇。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如唐詩杜甫的兵車行（節錄）

「車騎驕，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如唐詩王翰的涼州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人征戰幾人回。」

以上幾首詩均是表現一種反抗和諷刺和愛憤的調子，其中固然有貴族諷刺君王，然而也

## 許躋青先生的傑作

許躋青先生，是北方唯一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說，淚吻曾在北新書局出版。女人的魔鬼，在敵館出版，均為讀者所贊許。他的詩集很多，現經許先生的同意將其平生最得意的詩集海夜上整理出版。印刷裝訂均極美麗，定價甚廉，每本只售七角。

北平震東印書館啟

## 中魂大佛

中魂大佛的著作，在敵館出版者已有兩種（一）心影係一部格言集，（二）毀滅係一部詩集。兩集出版後，社會上便有很多人注意。不到兩月，均都售完了，現不久當再版。荒原，係中魂大佛第二種詩集。現已由敵館承印。業已出版每本定價三角。

北平震東印書館啟

## 羅馬法

本書約十萬餘言，為最近羅馬法講義中之最完整者。本現經黃先生同意，由敵館刊行。每冊定價一元五角。購者從速。

第一編	總論
第二編	人之法
第三編	物之法
上編	物權
中編	繼承
下編	債務關係

編目不能備載

有平民反對征戰。當其情動于口，便歌唱于口，並毫無什麼階級性，也不見得貴族便給貴族謀利益，平民便給平民謀利益。我相信杜甫和王翰至底也是小資產階級，但他的詩有時也替貧民喊幾句不平，只聽他是否有感于心而已。再舉贊美性的幾個例：如毛詩上關雎篇（節錄）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如甘棠篇：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如大明篇（節錄）：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華佗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日嬪于京，以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如唐詩參參的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君不見走馬川行雲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烟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削。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線旋作冰，」

幕中草檄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慄，料知短兵不敢接。軍師西門佇獻捷。」

學；若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那麼定會產生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所以提倡普羅文學的作家，便給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另叫着新興文學。文學的本質，是純正的，並無什麼時代可言，說她表現人生則可矣。但文學經過一個時代，一些作者，因為自己思想的變遷，便隨意將文學拉進政治裏。還有一些作者，因為自己憤世，因為時代的壓迫，硬將文學拉入和現社會相反的一途，均是錯誤，均是去強索文學。如普法戰爭後，法國便產了不少的民族文學作品，這便是文學前進一定的規路。但歐戰後，也發生了不少的非戰小說。我們站在世界大同的立場上說，非戰是絕對贊成的。但假若將非戰的文學作品播傳于國內，人民均傾向非戰，那民族是不是還在世界上存立住呢！

如陌上桑一名羅敷行。（節錄）：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釣，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綉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襪。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情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我們拿着中國古代文學作根據，證明文學絕對是無階級性。文學雖在一個時代，或許被一般醉心政治的作者所姦污，硬將文學拉入什麼主義內，作了什麼主義的宣傳品。或許被一般思想走於歧途的作者，硬將文學塞進了他們的耳朵內。但我總認為文學還是純正，是潔白化，偶一被人姦姦，或被人誣弄，是雲遮月，不然是月之蝕，所以無時間性的文學，那纔是真文學，有價值的文學。

以上幾首詩，均是表現一種贊美和歌頌的調子，其中也有平民對貴族的贊美，像甘棠篇，係平民贊美召伯；也有整個歌頌貴族的，然也有歌頌平民的，如末了羅敷行。當其歌唱的時節，均是有感于心，而始發之于口。決不存絲毫階級性，更談不到什麼階級利益。所以文學只有兩種性質，一種係反抗性，大凡人不平則鳴。剛強者發出慷慨悲歌的調子，柔弱者發出悲哀憂憤的調子。一種贊美性：凡人聽見自的風景，有感于心，便會歌唱贊美。要是國家政治清明，便會發出歌頌執政的德政。甚而，某一容貌美，品格優，便會發出一種歌頌。不只此也，甚而遇見花木，遇見草蟲，只要有感于心，認為能啟發他的愉快，便會去歌頌牠，所以文學是自然的流露，是表現人生的。

有人說，文學是有時代性的，在專制的時代便會產生封建的文學，即今日所謂布爾喬亞文學，在民主政治的國家，便會產生民主的文

有人說，文學是有時代性的，在專制的時代便會產生封建的文學，即今日所謂布爾喬亞文學，在民主政治的國家，便會產生民主的文

詞，是要文學去做他宣傳的工具，所以將文學硬戴上一個普羅列塔利亞的帽子，硬將自然流露，表現人生的新文學，必需去造成歌頌貧民

# 從史的方面的研究黨義

## 已出版了

### 黨義教師不得不看 黨員與學生不得不看

現在中學以上的學運的黨義的教師，苦無適當教本。尤其是在大學正科中。一般黨義教師，大半不以課本，由他隨便講。用功的學生尚能抄下筆記來，不用功的學生，講過去就完了！敝館有鑒如此，特商請**王時南**先生編了一本從史的方面研究黨義一書，可充中學以上的學校黨義課本，現已出版，該書約二十萬餘言，裝頂一巨冊，實價一元四角。

北平震東印書館啟

階級，或者去描寫貧民的痛苦，禁止他再談什麼風景，什麼描寫貴族的生活，描寫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硬將表現人生的文學，強姦他做某一階級的宣傳品，爲某一階級謀利益。我想社會上，並不只是那無產階級，而且假若人民都成了無產階級，什麼都歸國有，人民非作工不成生活，那人民都成有產階級了。這種死文學，還號稱爲新興文學，我瞧早已成了死文學。我並沒有研究什麼文學，不過，我瞧張友梅先生的純文學的主張，民族文學的主張。反對以主義作文學基礎的文學。所以普羅文學，

是一個時代的文學上畸形的變化，並非文學的變遷，我們要認定，普羅文學，只可作共產黨的宣傳品，在文學上毫無價值的可言。一般青年，不求深解，便認爲普羅文學，便是文學的正常變遷，這是最大的錯誤。

## 讀鬼影後的批評

黑之球

今天晚上是我讀完鬼影的第一天，所以我願將鬼影留在我腦海中的認識寫出來，作我讀完「鬼影」的一個紀念。

鬼影是少峰先生的第二部作品，共有九篇，即「金陵的故事」「白薯」「在偵緝隊中」「夢兆姑娘」「黑龍潭邊」「表哥之死」「將來的愛人」「王寡婦」「走到她的墳前」，等。這九篇中依我的眼光去觀察，當以「白薯」這篇寫得極佳，「金陵的故事」「夢兆姑娘」「表哥之死」次之，「將來的愛人」和「黑龍潭邊」則更次之。「在偵緝隊中」「王寡婦」和「走到她的墳前」則寫得極壞。

「白薯」這篇重要的目的，是描寫黨人在秘密的時期工作時的浪漫生活。他用滑稽的筆鋒去諷刺黨人，用五體不全去形容黨之不健全；用窮困，落迫去形容當時革命工作時，並無整個計劃。其中尤其描寫黨人對於經濟之支配毫無秩序，誰得手誰化。將黨人的自私自利的心揭穿了。全篇結構也好，文詞也作得流利。可歌·可泣·可笑·可興。是一篇最上等的作品。「金陵的故事。」許多的人都歡迎他，這篇小說的好處，他能用滑稽的筆墨，去寫戀愛

。有人說這篇是諷刺一個虛偽戀愛的女子。其實這篇背景是極端描寫性的自由。其中筆鋒巧妙得很，千轉萬變，令人揣測不到，是近代短篇小說的不可多得之作品。「夢兆姑娘」和「表哥之死。」這兩篇背景都描寫情之不自由，反映性之自由，純屬天性，如水之流下，如燭之逐臭。兩篇立意也好，結構也佳，均是處處從淺處着墨，而却處處從深處觀察。也是兩篇成功之作品。

「將來的愛人」我的朋友說，這篇是寫愛的玄秘。我瞧這篇的背景却是描寫愛的苦悶。描寫一個苦悶的青年沒有得到什麼愛的安慰，將熱烈的愛情竟亂射在一個小女孩子身上。這篇的長處，作者深深瞭解兒童的心理，所以寫得這樣深刻。

「黑龍潭邊」這篇的背景沒有什麼。這篇結構，是用一封書信作骨格，要從這封書信內透出子真同山兩君全部的戀愛史來。這種結構不容易寫，作者却把起首和落尾寫得太短促了。所以顯得不十分像小說。然而內裏的文詞到甚流暢。

「在偵緝隊裏」「王寡婦」「走到她的墳前」這三篇寫得却是「西望長安」。「在偵緝隊裏」可以說是一篇雜記。全篇沒有什麼結構。不過寫他個人在偵緝隊中的一段遭遇吧。「王寡婦」這篇寫得太淺迫，我總疑或這篇好像他的最初的作品。「走到她的墳前」這篇，他用一種感想寫如之死。全篇沒有什麼結構，算

不得小說，可說是一篇隨筆。

總而言之，少峰先生是一個極端主張自由主義的。他的作品却是獨成一派，作風異乎一般。可惜他太隨便了，並不分注意于文學上的彫刻。有人見過寫文章，他出筆最快，有時一方面與人談話，一方面寫。每天至少能寫一萬字，還誤不了他的工作。倘若他再進一步，專心于文學技巧方面，則將來文壇上定可手屈一指了。

一九三二，

三，十二。

### 革命者的窮途(獨幕劇) 憶秋

人物：

## 毀滅

著 魂 中

這是一本詩集，是中魂先生親自選擬出來，命意的奇巧，氣魄的雄壯——令人讀之又惱怒又奮恨。而詞句構造的巧妙，筆風的尖銳和流利，更是異近詩集的上乘。

實價四角

## 嬌憨

著 歐 管

此書乃文壇健將管歐先生所著，以生花板蕩之筆寫溫柔甜蜜之事，有聲有色，可歌可泣，允為文藝傑作及愛情棒喝，全書五萬言，現已出版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實價五角

北平震東印書館啟

何耐夫年五十左右，是一個革命的文豪，態度和藹可親。

耐夫年近六十，耐夫的婦人，舊式女子，容貌醜陋，十分凶惡。

何琪年十五六歲，耐夫的兒子。

玉珍年約週歲，耐夫的幼女。

時間：近年。

地點：

北平西城的一角，無產階級的家庭。

佈景：

牀一張，長方形書桌一張，琴桌一張，椅子四把，書架一個，上邊滿裝書籍，(古書，小說，革命的書籍……)，牆上懸有總理遺像，及掛圖等。

開幕：

耐夫——苦悶的，頹喪的，在屋裡走來走去，意在沉思。

耐夫——(由後面上，睜着一雙鼠眼，擺着一幅令人可怕的梅花式的面孔，惡狠狠的望着耐夫，)天到這般時候，家裏還沒有作飯的東西，你不趕快出去想法，在家瞎想些什麼？

耐夫——(驚訝的)怎麼？剛買了米三天就又吃沒了嗎？

耐夫——(驚怒的)哼！才買了米三天就沒了嗎？難道你就沒吃飯嗎？三天吃三毛錢的米還多嗎？況且米也不是你賣的，你還有資格問嗎？

耐夫——不是我買的，還是你買來的嗎？

哼！

耐夫——是你買來的不錯，可是我的錢哪；那是我弟弟前幾天來給我留下的一塊錢，叫我在早晚沒有飯吃的時候買些點心吃，我拿出三毛錢給你們買米，你反來查考我，真不知恥，不叫人可憐！

玉珍——(號哭，半似半非的語聲，)媽媽！我餓！我要吃奶。

耐夫——(兩手拍着玉珍)實實！不要哭，噢！噢！噢！珍兒睡覺了！

玉珍——(兩手不住的向她母親摸索，作要奶的狀態。)

耐夫——(在旁邊呆立，作愁愁狀)你還不給她吃，惹得滿這樣的號哭，真不知你是何居心！

耐夫——(氣狠的樣子)「給她吃」，給她吃容易，也得有奶呀！你真混的厲害。(在抽屜裡取出半塊乾燒餅給玉珍)珍兒給你吃吧，不要哭了，珍兒真乖啊！

玉珍——(看見燒餅，笑嘻嘻的奪過去，張開小嘴用力狠咬。)

耐夫——(很生氣的望着耐夫)怎樣辦吧！橫豎不能把人餓死吧！你趕快去想法子；你不是認識許多什麼「同志」嗎？你為什麼不找他們去呢？

耐夫——(作忍氣狀)找他們到可以，不過沒有什麼意思；並且也不是常法。

耐夫——(激烈的)什麼！「沒意思」求

人的事還有有意思的嗎？「不是常法」？眼前都顧不了，還講什麼常法。正天價挨餓倒是常法，也得能成呀！趕快去罷。不然我要解決了我自己，「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嫁這樣一個人，真把我冤屈死了。（泣涕）

耐夫——（走到艷芳的面前，雙手撫摸着艷芳的肩臂）艷芳！你流淚作什麼？我的心已碎了；你又不是小孩，我還是個男子，別說我們還沒挨餓，即便餓兩天，也值不得哭阿！擦乾你的眼淚，我們一同商量商量。

艷芳——（扯起衣襟擦淚）商量什麼？用什麼來商量呢？商量商量肚子就不餓了嗎？

耐夫（冷笑）不商量肚子也是不能飽呀？琪——（由外面歸來）爸爸！媽媽！我回來了。

耐夫——（駭異地，忙扯着琪兒的手）琪兒！你今天怎麼上午回來了？你在工廠裏闖下什麼禍了嗎？

艷芳——（呆視着耐夫和琪兒不語）

琪——沒有，因為今天是「五卅」紀念日，是被壓迫的工人流血的紀念日，全體的工人因此要求工廠放假一天，以誌哀悼，廠主應付不了工人的請求，所以宣佈放假了。

耐夫——（高興的拍着琪兒的肩臂）！原來今天是「五卅」紀念日呀！我真過糊塗了，連這樣的紀念日都忘了。琪兒！你要在工廠裡努力作你的工作，你知道要革命成功，非民衆們對於革命有了認識，作革命的後盾不可，

尤其是勞苦的工人。

琪——是的，爸爸！你知道這次工廠的工潮完全是我主使的，因為在前天下了工的時候，我在紙堆上拾得一本「五卅」紀念冊，我看完之後覺得工人是革命過程中的犧牲者，是革命戰線上的生力軍，是革命的中心勢力，真是勞工神聖啊！尤其是你要想使大家走向革命的道路，追隨着先烈前進，非利用這種鼓勵的機會不可，所以在前天打了息燈點之後，我便偷偷的在寢室裏向大家宣傳，大家共同商量的結果，再找其他寢室裏的人們，最後推了幾個代表，我是其中的一個，以後我便悄悄的跑到水池旁邊開會，討論的結果就是叫我和張箭如，馬老九作代表去見廠主，請求他放假……」

耐夫——（張着嘴笑的幾乎笑出聲來）

艷芳——（氣忿忿的樣兒）不知你們是什麼事？只要爺倆見了面，不是說革命，就是說什麼壓迫？又是非剷除某人不可，你們的能力這樣大，怎麼總是免不掉挨餓呢？別的話不必說了，我現在餓的陣陣發暈，趕快想法吃飯吧！耐夫——（不耐煩的）你看你就是知道吃飯，其他什麼也不懂得，我們正在談的高興的時候，你又來插嘴，真討厭；我聽琪兒說出他們勝利的事情，我心中快樂的不知如何是好？真把我喜飽了。

琪——又沒什麼做飯了嗎？昨天本來該發工錢，但廠主說工廠如何的困難，一時沒法周轉，工錢暫發三成，所以我只發了三塊錢，除

## 突進半月刊

第十一期目錄

- 行為主義的心理學……松風  
評波格達諾夫的「費驗一元論」……  
德波林著……白雲譯  
現代中國經濟性的探討（續完）……宇宙  
怎樣研究經濟思想史（續）……Gior  
新政治學與社會學的關步……大山都  
夫著……毀儒譯  
三民主義的國際性……羅  
日美戰爭的觀察……伍佛譯  
讀書運動中底特殊問題……病癩  
羅巴特歐文評傳……L. Aubert著……  
賣草藥的（續完）……艾衣  
介紹與批評：  
1. 新教育大綱……屏奉  
2. 讀「豐饒的塔什干」以後……羅穎之

## 兩部詩集

最近代詩品中的破天荒的傑作  
(一) 寄詩魂 每種初版  
(二) 夢鄉曲 兩千冊不  
售完舉 到月半快  
寄詩魂，係曹葆華先生作的，夢鄉曲係孫毓棠先生作的，該兩詩集內容，寫情，寫景，寫人事，瑣瑣綿綿，實爲其他作家所不及。寄詩魂定價七角。夢鄉曲，售價四角。

去我吃的二十四天的飯錢，僅僅剩了兩毛五分錢。(在口袋裏取出)媽媽！給你，你去預備罷，爸爸！我要回工廠了，因為今天是放假的日子，還有朋友要同他們出去遊玩呢。

耐夫——到工廠裏要小心點，勤謹的作工，這次鬧了這點小工潮，恐怕你們的廠主對於你或者要有相當的注意；不要使他找出你的破綻，難下你來。

琪——爸爸！我知道不必再囑咐我了。(走出)

珍——媽媽！我餓了，我要吃包子。

耐夫——窩窩頭都沒有，還吃包子？真是忘想。咳！你這孩子的命真不好，怎麼不生在有錢的人家裏，偏偏生在窮家，受這些罪！咳！窮人的日子實在難熬，幾時是不愁吃穿的時候？越想越無意思，我這一生真不值得。

耐夫——(仰臥在床上，現出悲愁的樣子)——咳！請你不要再說這些話吧？現在我心裡非常的亂，頭暈，眼花，四肢發抖，不知是怎的，你不要再說這些刺激我的話給我聽，你應該法安慰我才好，想法弄點東西給我吃，日子困難不錯，但是現在我覺得不舒服，担不起轉借的責任，請你設法借債維持眼前，日後我負債還的責任，你看如何？

耐夫——(板着面孔)我設法轉借？我實在沒法借了，所認識的人差不多全都借遍，但是一家都沒還，再向誰借？並且後天李三伯伯的錢又到了歸還的日期，他前天就告訴我了，

叫我早點預備，利息尚可向後遲延，本錢必定要還的，因為他急需用，這樣利上加利夠多麼厲害啊！

耐夫——(無力，惱恨的)厲害也罷，不厲害也罷，他們反正是處處想着剝削窮人，將來他們總有被剝除的一天，好在眼前我也不想還他。

耐夫——(駭異的)不想還？

耐夫——是呀。

珍——(啼哭)

耐夫——(忙將奶送入珍兒的口中)吃罷。你爲什麼不想還？當我們沒飯吃借錢的時候和人家說的什麼？再若不還，更叫人家看不起你，況且你還是讀書人，什麼革命黨，做事真糊塗，太不知恥了。

耐夫——我不糊塗因爲我是「讀書人」。「革命黨」才有和他們作仇敵的本領，什麼？「不知恥」社會上惟有資本家，壓迫的人們不知恥，難道處在被壓地位，被他們任意剝削的窮人是不知恥嗎？真笑話。

耐夫——(不高興的)這樣以後誰還肯借給你？

耐夫——有的是人，因爲凡是有產階級的人們放錢都希望利息大，如果把利息加重，誰不願借？

耐夫——那麼借的我三哥的錢也不想還？

耐夫——(用力的)當然。咳！不要再談這些事情，我心裏亂得厲害，好像抽了筋的一樣，耐夫！快救我的命吧！趕快拿點東西給

我吃。

耐夫——(着急的，惱恨的)拿東西吃，拿什麼吃呀？(打開破木盒，扯出兩塊爛了幾天的糯米麵的餅子。)給你吃罷。

耐夫——(望眼欲穿的兩手發抖接過去，大口的咬)咳！可救救命，耐夫！你給我弄點稀粥喝，買兩個饅頭吃好嗎？我實在不欲吃小米麵的餅子。

耐夫——(不耐煩的)你真不客氣，你不能管我不說，還不吃小米麵的餅子，你不想想叫我一個女人到那裏去想法，咳！跟你這一生真冤；自從我和你結婚以後，除去在家跟你爸爸媽媽過了十幾年舒服日子以外，便和你過受罪的日子，東拉西取，沒有好過一天，並且連我的陪嫁完全賣了，我媽的養老金都過了日子，你還許的還我，幾時能還我呢？現在還要我想法，真是太不體貼人了，太沒良心了。這樣何日是我翻身的日子？是我享福的日子呢？

耐夫——(心煩的，難過的)耐夫！請你不要再說這些話吧！現在我心中非常的難過，亂的很！我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我！我想一個革命者總會尋找出路的，真的奔走革命死不了，還能餓死嗎？你不要因爲我一時的窘困，便時時刻刻的不高興和我生氣，我也不願叫你跟受罪，叫孩子餓的哭，假設真正到了沒法維持的時候，我會解決我們的問題，何必整天這樣的不痛快呢？(扯着耐夫的手)耐夫！親愛的！請你忍耐一時罷，讓叫我們是夫婦呢？

當然要共患難的。我相信我們的一生，不能這樣了結的，請你等將來好了。（氣喘息着）

耐夫——（揮手）你不要再說什麼「等將來」，「忍耐一時」，「誰叫我們是夫婦」——我們只可說是冤家，誰叫你爹媽把我討給你當老婆？惹的你終日不痛快，不知體貼你的心，我看沒有別的辦法，請你解決我好啦，我們惟有離婚最妙。

耐夫——（氣恨的無力）耐夫！你怎的這樣不知好歹，我現在已經覺得病的厲害，你還是說這話來氣我，你真是恨我死的慢嗎？不知你是何心居？

珍——（啼哭）媽！我要吃燒餅。

耐夫——（邊怒）你吃燒餅？我沒有，我不是你媽，要不是爲你我那能受這一分罪？我雖是一個無知的女人，到那裡不吃飯？難道還能餓死嗎？耐夫！事已如此，請你登報聲明我們離婚好了。但是你還要賠償我兩萬塊錢的贍養費。

耐夫——（惱恨的）離婚也可以，不過我沒錢賠你。兩萬塊錢？買你這樣的二十個女人，你！你真不恥！（冷笑）

琪——（由外面入）爸爸！怎的這般時候還不起來？面色怎麼這樣憔悴？

耐夫——我病了，並且病得很厲害，我的頭異常的暈痛，眼睛玄花，心悸，煩鬱，四肢疲勞，心裡時刻感覺不好的念頭，恐怕要久別於人世了。咳！琪兒！萬一我死去的時候，你

們如何是好？（淚下）

琪——（駭異流淚）爸爸！請你不要過慮，虛思，「革命者的環境是時刻有變化的，所走的途徑是曲線的。」這不是爸爸時常和我說的嗎？現在病的期間，只有好好靜養，不要生氣，社會上家庭中一切不愉快的事，不要想他。

耐夫——琪兒！你又回來送錢了嗎？

琪——還送錢呢！我被廠主辭掉了。

耐夫——（怨憤地）被辭掉了！爲什麼？

耐夫——（含淚）真倒毒！

琪——還是因爲「五卅」工潮的事情，廠主查知是我主使的，說我不是純粹的工人，有共產嫌疑，恐將來有機會再惹起大的工潮，所以把我辭掉了。

耐夫——（氣憤的）真叫我料中了。萬惡的社會呀！剝削工人的資本家——將來都在被打倒之例，非殺他們不可！（瘋狂的）琪兒！趕快去和你張三叔借手鎗來給我，我要開鎗，打……（氣息）

琪兒——（失色）爸爸！你們怎的了？爸爸！你告訴我，你不要生氣，不要悲憤，我們將來一定要打倒他們。

耐夫——耐夫！你醒醒罷！

耐夫——（氣稍緩，用眼睛低聲的）耐夫

琪兒！我不能活了，非和他們作殊死戰不可，我要打死他們然後打死你們，打死我自己，我受不了他們的壓迫，看不慣他們國王似的凶臉，聽不了你的吵鬧，辱罵，受不了非人受的

### 政治評論

#### 第六號目錄

時事述評	中大學生越軌行動	程瑞霖
現階中國革命的正軌	程瑞霖	實
訓政時期之委員政府制	金祖德	東
建國治國的步驟	徐逸權	東
陳果夫氏的「改革教育方案」	許蟠雲	東
東北義勇軍與收復失地運動	周和	東
美國之傳統外交政策	陳果夫	東
你的病好了嗎（續）	陳果夫	東
特載	最近中國共產黨內幕（續）	
讀者來論	主計處之隸屬與我國政治組組	顧仲餘
陳濟棠轟炸中山艦	方鍾微	
政治評論社	南京龍家橋金湯里三十二號	
電話	二二三二一八八	

苦痛，不忍看着你們受罪，挨餓，同時也不能因爲我的環境消滅我的革命性，制止我的革命思潮出發，這樣不死不活的活着實在失掉人生的意義，不如勇敢的和他們開鎗拚個你死我活倒痛快！琪兒！趕快給我拿來……

耐夫——耐夫！你瘋了嗎？我不死——（手足戰慄）

琪——（流淚）爸爸！你不要慌，請你安靜一點，我們一定開鎗——

耐夫——（狂叫）琪兒，拿鎗來，捉着喉

打，打，打死他，瞄準呀！（氣絕）

琪——（號哭）爸爸呀！

耐夫——（號哭）閉幕。



## 病

少峰

今天早晨起來，精神覺得比昨天更壞，頭依然似斧子劈開那樣的痛入骨髓，——身體發燒的厲害，燒得滿臉沖火舌，——昨天所沒有病狀，肚子痛，現在也加上了。我躺在床上委實爬不起來，不然劉姐來，我何至於不去接她呢？她坐在我床上，說：

「風啊，你是那天病的，怎麼病到這樣？」

「我嘔兩聲：

「嘔！我在前三天從你那裏打牌回來便病了。」

「那你爲什麼不到醫院瞧瞧？」劉姐猜疑着說。

「不，我想幾天就好了，誰想……？」

劉姐笑着說。

「那你八成又沒有錢了。」我勉強笑着。

劉姐從櫃的小皮夾內拿出五塊錢。

「我有錢。你可到醫院瞧瞧。人出門在外，有了病，那只好自己負責任。……」劉姐到了辦公時間走了。我叫茶房扶着我下了床，出了旅館門，上了洋車，便向金陵有名的南方醫院去。這是旅館掌櫃的介紹的一個醫院。

我到了南方醫院，那醫院生意真好，車馬擁擠不堪，我幾乎塞不進去。我在掛號處等了一個鐘頭，忽然想起特別號來，我便大聲說：

「掛特別號。」忽然從一堆人閃出一條路。我走進掛號處，填了表，便付一元號金，直走到診查室。一個弱得似敲棗竿子那樣長，穿

着洋服，似乎似個長身鬼王的大夫，我坐在他的對面。他守着一個寫字台，在寫字台那邊有一個灰色哭喪臉令人嘔吐的女看護，或許是女助手。那個大夫便將眉頭一蹙，表示十二分不高興的樣子問我：

「什麼病？」我一聽心裏起了一個波浪，暗想：我若知道是什麼病。還用找你瞧。

「嗯，我也不曉得是什麼病？請大夫瞧瞧吧。」

「那，——那你現在發生什麼病狀？」我用手支着頭說：

「頭痛，肚子痛，發燒，泄肚。」

「那你恐怕是霍亂？頂好打一針，預防一下。」那大夫說着作一個手式，叫我揭開衣服。

我揭開胸前的汗衫，他用聽診器聽了幾下，又用手敲了幾下，——那種草率的神情，好像前邊有什麼需要的事用他辦，不，或者他父親病重在床上。他聽完了以後，又作了個手式，叫我穿衣服。他一方面用自來水筆在一個處方上亂寫了幾個洋文字。便按了電鈴，叫過一位聽差的，說：

「把針拿去消毒。」他轉回頭來向我說：

「請你等一等，針消了毒，我便給你打。」那位大夫說着便到了裏屋去了。坐在對面那位灰色哭喪臉的女看護，手中拿着一支自來水筆，守着一張病例，開始問我：

「你姓什麼？」我暗想：醫院內的看護，簡直等于看守所內的衛士，對病人如同對囚犯

，太不客氣了。

「你幾歲？」我一聽「你幾歲」這三個字，氣的眼睛裡都冒出火焰來。北方問小孩幾歲問。問大人，則問貴庚；俗一點，問你多大歲數。問老人，則問高壽。若向大人問「你幾歲」便是冒人。或許南方人就是這種無禮貌。我將氣壓了一壓，然而，我可瞪了她幾眼，笑着說：

## 心影

定價二角  
雲子著

編輯者在給他一個朋友的信裏這樣說，「……心影出版了，印刷裝訂還不差。內容好壞我不能完全負責，因爲那只是些古今中外的哲人學者革命家藝術家們關於「革命」「戀愛」和「藝術」的珍言珠語，我只拾得若干顆，不忍隨便拋掉，所以才用品筆的淚絲穿起來！結果就成了現在那樣一冊小東西。把它當一件嬌小玲瓏的項圈，送給現在那般正害着時代病的煩悶青年男女，套上他們或她們軟弱的頸上，總可以博得他們或她們的一個笑聲罷！況且售價祇有二角。無論如何，總算不是居心要欺騙和剝削那般可憐的讀者……」

北平震東印書館啟

「我纔八歲。」

「唔，……八歲，你開誰的玩笑，那麼高的人八歲？」她灰色的臉上增了些紅色，成了黑紫色。

「那你問我幾歲？幾歲，便是不到十歲。」我笑着說。

「得了吧。你究竟多少歲？」

「那你這樣問，我便二十八歲。」我說着又睜了她幾眼，她黑紫着臉，低下頭，似乎羞怯的樣子。哈哈！她還拿情呢。她說不定認為我睜了她幾眼，便想逗誘她，所以羞怯了。或許她有生以來，沒有人用眼正經睜過她。今天和我這一睜眼，她發生受寵若驚的樣子。嘿！我即便願守獨身主義，也不要這灰色苦喪臉的令人嘔吐的女看護。

聽差的端着消毒器，走進來，那位大夫也從裏屋跳出來，用鉗子將針在消毒器中鉗出，用酒精拭了拭，便拿出一小瓶藥水來，用小鐵錫在瓶口上拉了拉，用手將瓶口的封口用力一割。把針頭伸入瓶內，將藥水吸進去，便叫那女看護，用皮管搗在我的上膊，用針找着我的血管，便用力向內注射藥水。我覺得舌尖發燒，肛門發燒。暗想，我在北平曾聽見我的朋友說，「霍亂疫苗，是皮下注射。」怎樣他打在靜脈裏。而且，霍亂疫苗注射後，三四個點鐘，纔發生注射後的症狀。為什麼這種藥即時就發燒呢？

藥水也注射完了。那位大夫已經站在那裡

用酒精洗針。那女看護便向我說：

「這是一張藥單，請你到外邊拿藥。」我應着走出診查室，便到藥房，藥房門口站了許多的人，我好歹擠進去。那位胖得有三百斤重的人向我說：

「到那邊交上款子，再來取藥。」他說着用手向左一指。我應着又到左邊一個小窗下，看了看木牌，（付款處），我交上藥單，那位約有五十多歲的老媽媽，向我說：

「七元八角。打針五元，藥錢兩元，手續費八角。」我伸了伸舌頭，幸喜今早劉姐送了我五元錢，不然恐怕要丟人現世了。我交上款子，他給我一個小木牌，上面是五十一號。他用手向右面一指，請你在藥房外邊坐一坐，叫了號頭，就去拿藥。我走到藥房門口，一聽纔叫到二十號。我便在屋內前後左右散步，我發現南方醫院頂闊綽的地方，是有招待室，是有特別候診室，是有特別診療室，是有詢問症狀室。總之，南方醫院，是有階級性的。化錢多，或許特別診療一下，或許那特別診療室，有極漂亮的女看護，或許不能向病人問問你幾歲？

「五十一號」我應着到了藥房門口，取出一瓶藥水，一包內服藥。便別離南方醫院而回到旅館裏。我自己暗想：或許我的病，經過這一治就好了。然而，我躺在牀上，頭仍然似裂開那樣痛，肚子也仍然痛，而且打過針後，似乎想嘔吐。而且服藥後泄肚的次數也緊張起來。我纔曉得這次診治算被騙了。

經過一宿的掙扎，我的病越法沉重了，溫度特別的高，燒得嘴唇及舌都發黑色。嘔吐雖然好一些，然而泄肚可更緊張起來，肚子痛得更厲害，似乎攪着痛，——像腸子要寸寸的斷。早晨孫哥來聽我的病，他很爲我擔憂，要我到西方醫院診治，並且替我留下二十元錢，——底確我不能不去一次，人家對我的病，這樣的掛念。在九點鐘後，我又叫茶房扶着我下了牀，出了旅館的門。叫了洋車。而來到這西方醫院。據說西方醫院也是金陵出名的醫院之一。

## 北平震東印書館

分行及經售處

北平 新月書局 民智書局  
大華書局 春秋書店  
建國圖書社 環球書局  
安市場 勸業書局 青島圖書  
西單商場內各書局均代售

天津 佩文齋 大陸書局  
世界圖書總經銷

保定 滄源閣  
上海 各新書店  
南京 各新書店  
濟南 廣東分館  
泰安 新華書局  
濰縣 開明書局  
青島 青島書局  
開封 秋水書局  
太原 覺民派報所  
徐州 大東書局  
杭州 各新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福建 各新書店  
廣州 各新書店  
北平 各新書局

尚多因篇幅難以備錄

# 介紹光華醫院

## 光華醫院

在北平北新華街北口

院長係醫學士趙瑤亭  
對於花柳科梅毒淋病下  
疳均素有研究治療拿手  
並採用德國新法與其他  
醫院治法不同主任醫師  
係德國柏林大學醫學博  
士曲觀生專門內科小兒  
科對於肺病及各種傳染  
病極為擅長恐未週知特  
此介紹

本刊白

我到了西方醫院，西方醫院外表比南方醫院闊的多，我心裏暗暗地一喜，或許我的病該在這個醫院治好，但是，掛號處比南方醫院都擁擠，直等了一個半鐘頭，纔掛上特別號，這裏診察室也特別講究，裡面有幾位戴着白帽圍的女看護，看年齡不過十七八歲，個個都嫵媚嬌艷，彷彿是個大學校的女生。她們中有一個先給我檢查溫度，數手腕的血脈的次數，這幾天我纔曉得我的溫度，已經三十九度多了。無

怪我身體發燒到這樣。另一個女看護，在寫字台俯着，眼前守着一張病例，兩隻嫵媚的眼光正掃着我。我心裏來了一陣抖擻，暗想：我又要挨罵了。

「先生，貴姓？」她到十分客氣。

「姓張，名浩然。」

「先生，有多大歲數？」這真奇了。她爲什麼這樣和悅，不是南方人不講什麼客氣嗎？

「我今年二十八歲。」

「……」

「經過三個病人，便臨到我，我坐在那位大夫對面。那位大夫的臉胖得圓圓的，就像小泥盆似的。他用手將我的脖子整了整，便問道：

「你有什麼病狀？」

「頭痛，肚子痛，發燒，泄肚，有點嘔吐精神疲乏得很。」他向我作了個手式，叫我解衣服。我解開胸前的汗衫，他用聽診器聽了一回，又叫我轉過身子去，在後背上聽了一回。他又用手在兩脇上敲了幾下，說：

「你在別處醫治過嗎？」

「唔！我在南方醫院治過。」

「他說你有什麼病？」

「他說是霍亂，打了一針霍亂疫苗。」

「不，不像，霍亂病，那你早就危險了。況且你肚子痛，並不十分重。我看你的病，恐怕是傷寒。在未證實以前，頂好打一針傷寒血清。不然，發生了傷寒證，那就危險了。」

「那也好，但憑大夫診治吧。」他讓到內屋約有半點多鐘，便拿出一根玻璃針來，針頭向上，用手向上頂了頂，在針頭上噴出一些水珠，似一根白細的線。我脫下一個袖子，露出一隻膀臂，我將拳握起，正預備他用皮管抽我的上膊。

「不，是皮下注射，」他在我上膊上打了一針後，便去用酒精洗他的針，向我說：

「你回去，馬上就能止住痛，連頭連肚子。我再給你些藥水，明天總見輕。」他說着又俯在椅子上，用自來水筆開方子。

西方醫院的取藥的手續頗簡單，付款和取藥在一處。不過人太多，候了一個多鐘頭，便將藥取出。共用了八元五角，打針五元，藥三元五角。當我回到旅館內的時節，使我佩服了這針真靈驗，頭也不痛了，肚子也不痛了，精神也清爽。躺在床上就同沒有病的人一樣。我暗想：西方醫院的大夫的醫術真高，設備也好。而且內裏的女看護也真漂亮，假若能在他那裏養病，有那些漂亮看護侍候，什麼病也都能治好了。

晚飯，我喝了一大碗粥，這是十幾天的我第一次用飯。我吃完了飯，便躺在床上休息着，正打算休息一會，起來寫這十幾天沒回的信，但是，肚子又攪着痛起來。頭也沉起來，還是和先前那樣似斧子劈開的痛。溫度也高起來，燒得臉上似紅布般的樣子——當我拿起鏡子瞧了瞧。我心裏暗想：這真奇怪得很。那藥

爲什麼只有四五個鐘頭的力量？我在北平的時候，我的朋友會告訴我。「醫院的大夫常常用嗎啡或其他的麻醉藥品。以收臨時效果。」在西方醫院打的是不是嗎啡針？或者麻醉藥品？不然怎麼這樣舒服呢？況且我的朋友說，「傷寒血清，是靜脈注射。」怎麼在西方醫院打的傷寒血清，是皮下注射呢？噫呀！這次診治又算被騙了。

次日早晨，我的病還是那樣沉重，身體的疲乏，全身筋骨的酸痛，或許比昨天更厲害些。我躺在床上通身發燒，而且通身出汗，使我疑感我的病，更不是傷寒症。傷寒症是難以發汗的。下午明弟來瞧我的病，我正在昏迷狀態之下，不然或至於連他進來都不知道。他用手攏我，問我的病怎樣了？我搖了搖頭。他說：

「聽說你到了南方醫院診治，怎樣？」我噙了口粗氣，說！

「不但南方醫院去過，西方醫院我還去過，統共化去幾乎二十元。一個說是霍亂，一個

說是傷寒。其實，我的病，還是我的病，服下藥，等於喝開水。」明弟停了一會說：

「不然，你去東方醫院再瞧瞧。東方醫院是外國人辦的，是金陵唯一無二的醫院，黨國要人有病，都在那裡診治。你可不可到那裡診治一下。外國人所辦的醫院是靠得住的。」我將下嘴唇一伸，說：

「老弟，算了吧。我看那些大夫也是些飯筒。還不及自己在旅館裏清養清養。若到東方醫院診治，或許他再說我是猩紅熱也未可知。從今以後，我再也不信仰西醫了。」我正合閉弟談到醫院的事，忽然旅館的掌櫃的走進來，向我作諂媚的笑，說：

「張先生病好些？」

「還那樣。」他噙着嘴說：

「我看張先生的病，還是到醫院去住幾天就好了。」我聽了他這幾句話，不覺憤怒起來。因爲我曉得他的來意，是怕我病死在他的旅館

中，或許怕我的病，是傳染病。我憤恨着說：「掌櫃的，我們都很熟，連年在你這裏住。我的病也不是傳染病。更不能即刻死在你的旅館內。即便死了，我有朋友，趙先生，劉先生都住在中央黨部，你們都知道。還有我的弟，住在鷓鴣寺街五號。那你還怕什麼？何用這樣逼迫我呢？」掌櫃的滿臉賠笑着，說：

「張先生，不要誤會。我不過勸張先生到醫院診治，並沒有別的用意。張先生得了點小病，何至於談到死。」他說着停了約有三分鐘的工夫，向我告辭回到櫃房內。明弟向我說：

「我看，你還是住幾天醫院吧。不爲別的，就是你吃飯，他們總會調治，你能吃下的東西。你瞧，你有十幾天沒有正經吃飯了。」我暗想掌櫃的剛纔分明是攛我走，而且我每次從醫院回來，同院住的客人見了我，都隔着後邊，還有遮着鼻子的。我既然被一些人討厭了，又何苦必得住在這裏。我向明弟說：

「其實住醫院也好，不過，款子又成問題

### 高中文科參考書

## 文藝叢稿初編出版預告

谷鳳田先生編著

此書係谷先生歷年在各報上所發表：文藝散文。內容對於文學之起原及其意義，目的，功用，言之頗詳。對於小說，詩，散文，日記，小品文字，戲劇，等等之研究，亦極深刻，實爲研究文藝之最優美的參考書也，今得谷君同意，囑敝館出版，不日當可與讀者相見。北平震東印書館啟

## 初級中學課本之一

### 文章作法講話出版

谷鳳田先生編著

此書係谷鳳田先生十年教席所得的經驗，參加各種文學書籍所編著成，內容注重文章之作法及文章之體裁及其構造，是作文上的本基本常識。此稿本谷君曾教授過兩年多學生，曾訂過六七次。現已出版特此通告。北平震東印書館啟

。「明弟笑着：

「那不算什麼；昨天我領出新水來，共有八十元，還不夠你用的？」如是，我決定住醫院了。

經過一點鐘後，我和明弟都到了東方醫院。

東方醫院論闊綽未必及西方醫院。然而，內裏的潔淨，院子內花木的多，却比西方醫院勝一籌。我在候診室等了五分鐘，明弟給我掛好號，便領着我到了診療室。他說：

「這是特別號，大洋兩元，因為已經過了診療時間了。」

我坐在診療室等了一回，大夫走進來，是一位有麻子的中國人。我便卑視他，或許他還不及那南方醫院和西方醫院的兩位大夫，因為他穿戴都太儉樸了。他站在我眼前，兩隻手揮在手術衣口袋內，向我問：

「你覺得怎樣？」我蹙了蹙眉頭，說：

「頭痛，肚子有時痛，有時想着嘔吐，泄肚。通身疲乏。晚上發燒得厲害。」

「你的病有多少日子？」

「已經有四五天了。大夫，我的病，不是霍亂！」

「不是的，霍亂那早就完了。還能活四五天。你坐下，我聽聽。」我坐在椅子上，他坐在我的對面，我解開汗衫，他診查了有兩刻鐘，便向我說：

「你能不能住院？」明弟說：

「那好極，我正打算叫他住院。」那位大夫便俯在椅子上開了一張單子交給明弟，說：

「請你到事務室辦理入院的手續。」明弟接着那張單子，向大夫問道：

「他得的是什麼病？」

「或許是胃腸炎？」我插上嘴問道：

「是不是傷寒病？」他蹙了蹙眉頭，說：

「傷寒症？我看不像。不過，住院後，檢查血，檢查糞，便可證明。」他說着走入內室。我轉診察室小牀上，等明弟去辦完住院的手續。

經過約三刻鐘後，明弟和一位穿白衣聽差的來了。明弟向我說：

「三等房間，太不能住，一屋二十多人。

所以我訂了二等房間，一間屋子只兩人。房間號頭是十九號。現在，我們就去吧。」我和明弟隨着那位穿白衣的聽差的到了十九號房間。我脫下褲子，穿上醫院的白褲子，便躺在鐵牀上。我發現在屋內那一角還有一個病人，是一位四十多歲的農夫，然而昏迷着，有時翻身嘔吐幾聲。明弟停了一會，便向我告辭。委實天已不早了，電燈都來了。

明弟走了以後，來了一位極漂亮的女看護給我檢查溫度，當她檢查完畢後，我向她問：

「溫度很高吧？」她搖了搖頭，笑着說：

「不，很好。」便走出門外，約有一個鐘頭的工夫，她端着一盞子藥水走進來，說：

「大夫叫你喝這杯藥？」我爬起來喝了這杯藥水。她說：

「你別睡，大夫還來瞧你。」在晚十點鐘剛敲過後，大夫和那位女看護又走進來，大夫拿着聽診器診查了一回，向我說：

「你的溫度太高，晚上那時覺着不舒服，便叫我。」他說着和那位女看護又走了，在他們走了以後，又進來穿白衣的聽差的，拿着一個廣口瓶和一個磁便盆，向我說：

「你有小便嗎？你有大便嗎？」

「有，做什麼？」

「大夫要檢查。」我下去依着他所吩咐的大小便了。當他要拿着走的時候，在那屋角那個鐵牀上的病人，不知為什麼，褲子已經脫下來。他走到那個牀前，惡狠狠的罵了兩句，你為什麼老是脫下褲子來？他說着朝着他的屁股打了兩掌，給他又穿上褲子。那位病人還是昏迷着。他拿着小便瓶和大便盆就向外走。我暗想：病人入了醫院，真是囚犯了，剛纔那

## 戰情

此書係王時南先生的傑作之一，王時南，即王衡君，曾在北新書局出版一本愛之衝突，該書頗得讀者熱烈的歡迎。此書有十萬言，內容描寫痴男狂女戀愛，頗有深列的寓意，全書裝訂一厚冊，印刷精美，價亦低廉，不日即出版。北平冀東印書館啟

### 王時南先生著

位聽差的惡面孔，恐怕我在監獄內所聽見的獄卒，也沒有他厲害。我正在那裏想念間，那位女看護和時纔進來的穿白衣的聽差來，向我說：「給你出血。」我伸出一隻胳膊，那聽差的用皮管在我上膊上捆住，因為我比較胖一點，她用酒精幾次拭我的胳膊，但是血管終難尋着，在搽粉白臉上出了陣汗，後來她似乎找着了，向我說：

「別動，不要看。」她那柔軟粉白的嫩手，好像頂不下那針，我瞧了瞧那針內血液漸多。她抽出針來，嬌喘着向我說：

「你太胖，打針真不易。」我瞧她前身後身白衣已經濕透了。她又拿出一個小紙盒叫我吐痰，我吐了幾口。她和那位穿白衣的聽差的都走出。我也困乏了，便呼呼地睡去。

第二天早晨，我尚未醒。忽然覺着有人推我，我只當是劉姐，或許是明弟，不然，便是孫哥。我睜開眼瞧了瞧，一位極精緻的女子，戴着白帽圍，穿着白手術衣，滿臉嬌喘着說：

「先生，你怎麼不換上身衣服？」

「小姐，不是，我不換，他們沒有給我衣服，只給我一條褲子。」她一轉身飛似的走了。不多時，拿來一件白上衣服，向我說：

「換衣服。」我脫下身上的衣服換上這件白衣。

「你的衣服都擱在這裡？」我指着眼前的小木櫃，說：

「都在這裏邊。」

「那不成。拿出來給我。」我應着爬起來，開開小木櫃內拿出我的大衣。

「還不夠。」

「是的，我慢慢拿。」我又拿出我的褲子。

「還有。」

「小姐，請你不要這樣厲害，我一個病人，總得慢慢拿。」她噙的一聲笑了。我瞧了她一眼，在她粉白的臉上添了些紅潤，好似蘋果。我又拿出我的襪子及腰帶。她拿着一轉身飛似的又走了。

下午，我的肚子痛雖強了點，但還是泄；然而頭痛却輕了。但是身體疲乏得厲害，遍身似棉一般的軟，似乎癱子一樣。而且通身筋骨都痛，比以前痛的厲害。在五點鐘後，劉姐和明弟孫哥都來瞧我。他們都盛着眼眉，似乎為我的病很担心。我自己想：我身體並沒有什麼病，只是疲乏，假若不疲乏，我們可以出院，遊宣武湖，遊清涼山，什麼病都沒有。他們勸我在醫院多住幾天，並且是說東方醫院怎樣的好。但我自己決定了主意，假若明天，所檢查血液，糞，尿，及痰，都沒什麼菌和毒。那我決定出院。我總疑感我這次病另有別的原因在。

夜八點，他們都告辭了。我還是仰着臉瞧在空中的電燈，聽壁上的鐘聲，有時還聽見那屋內鐵牀上的病人咳嗽聲，我自己也疑感，我究竟得的是什麼病呢？

第三天上九時，那位大夫又來聽我的病。我便向他問：

「我的血，有傷寒菌嗎？」

「血沒有菌，糞也沒有菌，尿也乾淨，痰也沒有結核菌。決不是傷寒病，更不是霍亂。恐怕是胃腸炎，然而據你說已經有十幾天了。胃腸炎經過十幾天不見好，就有傷寒的嫌疑。」他聽了聽我的肺，按了我的左脇，又走了。

我躺在牀上自己想：我究竟是什麼病呢？我開始想我自己所感覺的病狀。我自己覺得就是一是疲乏，通身酸痛。其餘頭痛，肚子痛，發燒，都是次要的。我嘗着那疲乏的滋味，好像是個有大志願的石匠，獨自一人去開闢一個山洞，一錘一錘震下來，那石子左右的飛躍，經過若干年，他忽然一錘打開一個窟窿透進一塊光亮，他便昏倒在地下。我想我的疲乏就好像那石匠開劈山洞最後的一錘，打開一塊光明之後，昏倒在地上的疲乏一樣。

我又想我的疲乏的滋味，又好像一位機器師，試驗一種機器迭次試驗，迭次失敗，但他總是不灰心，總是不喪志，經過若干年，千萬次的試驗，最後那機器蠕動了。他的理想的一種機器成功。那機器師一定很疲乏，或許有一場大病。我的疲乏的狀況，似乎像那機器師試驗一種機器最後的成功——所感覺的疲乏一樣。我又繼續的想：我的疲乏的滋味，又好像一位夜行者，在昏黑的夜間，走到曠野之中，迷失了路徑，望了東西南北，便胡亂的走起來

# 浮屍

## 張少峯先生著

浮屍，全篇包括八篇小說：黨巧，在山東評論上發表過。戰場中的艱遇，在山西民衆晚報發表過。文流湖的影兒，愛的傷痕，均在黃縣民聲週刊發表過。兩條屎褲在本刊發表過，其餘諸篇，均未發表。全部約十萬餘言，裝訂一冊，十月底出版，實價一元。

北平震東印書館謹啓

，忽然走進曠地荒塚內，有時踏進墳，有時踏上海丘。忽然走到一條溝，落入水內，衣服都濕得淋淋。忽然撞上石崖，我頭顱染了紅色。忽然踏近荆棘林，手和身上都刺成血孔。在這種顛沛危險之時，忽然有人提着燈火，領他出了這些危險道路，重新踏進平坦的道路，光明的道路。我想那夜行忽然聽見燈火，直走到平坦而光明的道路上的時節，一定會感覺疲乏的，那種疲乏，或許同我現在的疲乏一樣。

我反復的思想，我受病的原因，不覺使我恍然大悟。我知道我並沒有什麼病，也不是霍亂，更不是傷寒，尤其不是胃腸病。是一種心病，並非金陵這些醫院能養好的，尤其不是那些飯桶大夫可治愈的，我想着便叫那位穿白衣服的小差向他說：

「請大夫來，有要緊的話。」不多時那位大夫來了。一進門便問：

「什麼事，覺得不好嗎？」

「不，我很好，我打算出院。」

「你的溫度還有很高，怎麼出院呢？」

「不，一定出院，我沒款子繼續下去。」

「好，可以。」那位大夫便開了一個單子，叫那位穿白衣服聽差的去事務室。他便走了。

我又向那位很厲害的女看護要衣服。約有一點鐘，我便出了東方醫院的大門。

我真不曉得我出醫院的門的滋味，就同十六年我在北平出看守所的滋味一樣，醫院真等於監獄啊。我到旅館內，掌櫃的來賀我病愈。我笑着說：

「好了。」我叫茶房打電話劉姐孫哥明弟，告訴他們說我出院了，並且請他們來。

電話打過了，約有半點鐘，他們都來了。他們都很驚奇，一齊說：

「你好了嗎？為什麼出院這樣早。」明弟又說：

「我交的款子，是預備一星期的。」

「不，我覺悟了，我的病，並不是那南方醫院，西方醫院，東方醫院，所能治好的，更

### 介紹紫羅蘭公寓

諸君，你們感覺居住吃飯問題不方便嗎？最近有紫羅蘭公寓出現，是專門預備學生居住的。房屋清潔，飯食乾淨適口，有電燈，有電話，有自來水。而且房屋飯食都很便宜。讀書於其間，委實是世外桃源。閒房不多。願租者速來。

地址西城十八半截胡同 本刊白

不是那些飯桶大夫所能治的病。我打算到北方醫院去清養。那北方醫院却大得很，有華麗的宮殿，有秀麗的山巒，有清麗的公園，委實是養病之所。」劉姐和孫哥都懂了，不知我說些什麼。明弟說：

「那你要到北平嗎？」

「是的，今天晚車就走。」劉姐和孫哥齊說：

「那你的病怎辦？」

「不防事——我已經得到治我病的方法，只到北方醫院去清養，便會好了。明弟叫旅館給我買了一張二等票，孫哥和劉姐便帶着我行李

。在五點鐘後，我和明弟便叫了一輛汽車到江邊去，劉姐和孫哥因為有事便到中央黨部了。在江輪上，我覺得心海裡起了無限的快樂，似乎遙望北方醫院就在我眼前。

一九二二，八，二十八日

寫于北平。

## 驀的走到這裡來

基道

驀的走到這裡來，  
連座的椅我一人坐下。  
樹底夜色於晚中特現得濃，  
燈在水裏拉起了燦爛的長虹；  
風經樹叢撥動悠悠的弦，  
草底蟲聲又訴個不窮。  
我的心兒也同着在跳，  
啾出了爲何驀地走到這裡來了！

驀的走到這裏來，  
面着水外的瀛台。  
背後灑青路上窸窣履聲；  
是女人，  
是男孩？  
我不側一側我的頭，

**北平震東印書館**

**創立濟南分館啟事**

敝館因爲發達營業起見，特  
招募股款創立濟南分館，已租妥  
濟南芙蓉街三十六號爲館址  
業於二月四日開幕  
特此通告

## 北平震東印書館廣告

和平門內線絨胡同 電話南局三八八六

現代的社會裏，印刷是很重要的事業，商業的競爭，文化的發揚，都  
得利用印刷才能完成。本館爲應社會的需要起見，特將印刷事業革新  
擴大，給各界一種無上的便利，特備新式機器，採用超等材料。鉛印  
，石印，名片，賀柬，股票，證書，仿單，招貼，錢票，支票。簿據  
，表冊，學校講義，畫報雜誌，中西傳單，及一切書籍，定期刊物，  
均可代印，交件敏速，工精價廉，使顧主得無上滿意。

### 介紹「時輪旬刊」

編者

「時輪」，是專門批評政治研究革命理論  
的刊物，他的內容很豐富——批評政治和研究革  
命理論，均不失革命黨的立場。並且很注重事  
實，注重調查，用事實和調查所得的證據。做  
他批評政治和研究革命的理論工具，這種腳踏  
事實的作法，是近來刊物不可多得的。

他出版已經有七八期了，不過，我只見到  
七期。七期的目錄，有達泉先生中國國民黨復  
興論，有行健先生的國聯調查團應堅守自守的  
立場，有來水先生的中俄復交聲中對於蘇俄外  
交政策應有認識。這三篇文章均係極精彩的作  
品，不但可以刊在雜誌上，並且可以刊印單行  
本。

諸君：倘若研究政治，那「時輪旬刊」也  
應當長期訂閱的，本刊站在友誼的立場上，故  
特爲介紹。諸君一讀，當知本刊所言不謬也。

搖船的人不見；  
燈已熄了好多！  
我猛然發現這個。  
遠遠軍營裏喇叭響了，  
給我個夜深的報告。  
欲去何處？  
無家可宿！  
這荷聯軍的床鋪軟軟，  
我想在其和着衣臥。

一九三二，八，二一夜於中南海公園



# 北平震東印書館出版新書

## 逃犯

張少峰著

少峰先生的小說，恐怕在凡讀過張君的小說，沒有一個不欽羨不已的張君的筆風，不但特出於人，而且張君是一個豐富的作家，自從他寫小說起至現在，共有一百萬餘言，多未發表，不到三年竟有這樣大的成績，實屬駭人聽聞，逃犯，是張君第四種小說集，牠的內容如何？我也不必介紹了，凡讀過張君前三集的，當然可以料想到。

## 英文句語圖解分析

SENTENCE ANALYSIS BY DIAGRAM

編者：富守仁

是書共分二十章，第一部論述句語之原質及各部之圖解法，由簡而繁，逐漸擴大，全部皆用歸納法編成，有志初學圖解者，當先讀此部，第二部為分類圖解，將各種原質更按類橫加剖析之，而於慣用成語尤多加研討，例題多係通用言語，或採諸歷年各大學句語分析題，凡中等學校學生，欲研究高深圖解，或補充其文法知識，或有志投考大學者，皆當研究此部，全書文字淺明，插圖豐富，頗便於自修，總計三百頁，售實價一元，外埠寄費每册五分。

## 工人運動的理論及方略

張少峰作

此書，係張少峰所編著的。張君在秘密時期，參加工人運動多年，曾被逮捕，幾死於獄。今本其實際參加工作和經驗，參考本黨關於工人運動的理論各種書籍，歷二年之久，而著成此書，內容約十萬餘言。凡參加工人運動同志，及願研究工人問題的同志，應人人手持一篇，以作參攷，此書現在已出版。實價五角。

## 迷魂陣

葉影著

這是以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長江流域中變幻的政治局面為背景，寫成的一部戀愛小說。書中描寫着一個革命青年戀着一個非革命的女子，其結果怎樣恐怕，無論怎樣底幻想者們，都不容易在讀書之前想出來。思想與筆鋒，俱有作者特具的新的格調。所以此書可以說是一個問題（革命與戀愛）小說。也可以說普羅小說，總之是新興文壇上一個奇峯。歡喜看戀愛小底朋友們，如果果不在此書，那末你所看過的都是白看了，不喜看戀愛小說的朋友們，正可以用此書去抓搔痛癢，全書用印書紙精印，並有作者的漫畫插圖十餘幅，實價六角。

## 苦禪望雲集

趙望雲著

繪

去年「吼虹社」出版之苦禪望雲集，近因為藝術界活動，興起見，將二君此次展覽之近作輯成一冊，再將第一集存出版從新製印，裝潢精美，印刷優良，現已出版。內容要目，如苦禪之「紅掌泛波」，「拓荒者」，「兩個農夫」，「算命的盲人」，「思想深刻」，「兩個新奇」，而色彩更為新時代之反映也。

## 寄詩魂

曹葆華著

近代出品詩集最多，但求其命意精采，而詞筆深刻，則不可多得，曹君所作這本詩集，共有三十七首，首首均精采，不但在近代所產生的詩集中，可稱手屈一指，即在文壇上也算得獨一無二的。近徵得曹君的同意，付印其第一集，以饜讀者。

## 春的引誘

管歐著

此書乃最新式最通俗之語體長篇愛情小說約五萬餘言，係用第一人稱寫法，由女子口。直敘春心，春思，春愁，春恨，及已往戀程之原委，如泣如訴，情詞哀婉，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可為文藝的借鏡，世三義於一爐，可為文藝的借鏡，可為愛情之針，北平震東印書館啓。

## 帝國主義侵略

汪精衛著

中國的趨勢和變遷概論  
這原是汪先生的提出國際聯盟草案，因為內容指各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過往與今的種種事實，以有此名。敵局念中國革命的新階段，除一方在剷除封建勢力，一方已着手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為恐努力從國主義活活的照妖鏡，用特付印，以饜讀者。

北平震東印書館出版新書

**少年先鋒**  
高沐鴻先生是中國文壇上新近的健將，他的作品極多，在上海各書店均有他的作品的出現。這本小說集是高君傑作，曾載在新民半月刊，經新民半月刊社主人讓於敝館出版。凡能受讀高君的小說者，不可不看少年先鋒。實價八角。

**女人**  
這是許濟青第三集小說集。許先生的小說在過去北平，上海及哈爾濱各雜誌刊物上看得很多，以流利的筆墨去寫精細刻畫的事蹟，使閱者眼目迷離在彼字裏行間，心神嚮往，描寫的境域裏，這集小說中前幾篇係描寫男女兩性間的色情活動，後幾篇已深入社會去，從社會上及政治上的吶喊。凡看過許先生的淚吻及鼓姬的，不可不看這集呀！實價五角。

**淚滴**  
新時代的火把，燃燒着青年們的心靈，焚燬了過去的煩悶，與奮的奔上了了生路。這本詩集正是這般的表現着。自然是象徵着個人思想飛躍的蹤影，却使已經沉淪在失魂真的青年們，又會緊張的掙扎起來，在進出了幾顆淚滴之餘，更把沸騰的熱血洒滿人間！實價二角。

**中國歷代法制之起源及其沿革編述**  
郁 嶷 著

本書敘述我國四千餘年之制度典憲網羅宏富取材精審而於一切法制之源流及變遷無不詳盡尤注重於進化之途徑禮治法治之變並參以諸家之學說評其得失考其異同學者由此研究足以明瞭古今法制之良劣即行政立法家亦可藉資考鏡焉

**目要書本**

緒論	第一章 法制之起源及其進化
第二章 中國法制史研究之重要	第三章 中國法制史研究之困難
第四章 中國法制進步遲緩之原因	第五章 中西法制之差異
第六章 論	

唐虞三代之法制  
秦漢之法制  
唐宋之法制  
明代之法制

平一册了定價一元

北平震東印書館啓

**枯塚**  
枯塚是張君少峰第二本小說集。該書共有八篇。大半是描寫戀愛問題。趙君瑞亭在他的序文上說：……枯塚的材料豐富，結構的巧妙，彫刻的精細，比鬼影還勝一籌，其最高深而異於一般作者的地方，是正面處處描寫男女兩性間色情的衝動；但背面，却深入社會的，從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戀愛上吶喊着手，是革命的文藝。……這幾句話即可以表現枯塚的價值了。實價五角。

**鬼影**  
張少峯著

這本小說集子，係張少峯先生著的，他是研究文學最有心得的，並且曾參加國民黨北方黨部的工作，張君平津有十幾年，這本集子內容的材料大半是張君親身經驗出來的和從他的朋友口中探聽出來的，用他藝術手腕，揭穿社會上的黑幕，現已出版，全書有十萬餘言，描寫的均非常真切，現已出版，全書有十萬餘言，描寫的均非常真切者，為興乎來！實價六角。

**大戰前後歐洲之經濟問題**  
Phillips Price 原著  
曹盛德 譯

作者在序言裏說：本書是由他在國立勞農學院講義凡爾賽和約與道威士計劃之經濟方面的講稿擴大而成。前八章：後又在英大英博物院及柏林普魯士國家圖書館搜集了許多有用的材料，而成此書。韋氏說：其中有許多對於西方文明至為重要的問題，值得一般政治經濟者注意，則此書中的材料豐富，及世人的評價可以想見。現在我們處在新經濟生活的世界裡，對此重要的著述不能無視。實價八角。